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高人

刘海生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海外借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高人

刘海生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人 / 刘海生著. — 2 版.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1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6721 - 9

I. ①高…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29137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9.75 字数: 247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小三还没有到结婚的年龄，爹妈就急着给他找对象了。

这里面的原因爹妈不便对人说。本来孩子小，尤其小三发育得不好，看起来像个毛头小子。可是有一天小三的妈发现孩子得了性病，就揪住小三的耳朵让他说清楚。小三如实告诉了妈，还哭了一鼻子。小三的妈气得要蹦起来。这个小寡妇是和小三妈一起卖菜的，比小三大十来岁，找了两个丈夫都离婚了。就是憋不住，大家都叫她疯婆子。谁要是买她的菜多给她十块二十块的，她就喊一声小三妈说：“大婶子，看着床子点儿。”然后屁颠屁颠地跟着跑了。大家笑话她，没想到竟然欺负到孩子头上来了。过去她们都在亚麻厂工作，本来关系好，下岗后卖菜互相照顾，这会儿照顾到孩子身上了。小三妈把疯婆子骂了一顿，疯婆子只是嘻嘻地笑，小三妈也没有办法。她把小三浑身上下的衣服都烧了，给了小三三百块钱让他看病。这三百块钱是小三妈半年卖菜赚的钱。爹妈也不知道这病到哪里去看，也不好意思去问，嫌丢人。小三有办法。他揭了电线杆子上的一个小广告，到一个老头那里扎了三针，居然好了。小三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爹妈心里的石头却沉重了。找对象，赶快给孩子找对象，要不孩子尝到了甜头就止不住了。小三不想找，没事还往疯婆子那儿跑。小三妈说，孩子，你要长记性，可不要再上那个疯婆子那儿了。小三没有办法，跟着爹妈找对象。起初他也觉得很新鲜，见了几个女孩他都不喜

欢,但是他还是去看,笑嘻嘻地看着女孩不说话。妈妈骂他傻,说你还惦记那个疯婆子啊。小三就对妈妈说,她都给我传上病了,我还能想她吗?我是想我娶了她们中的谁,都要我养活呀。小三妈说你真是糊涂,娶来的媳妇哪有不养活的。小三说,我想找一个我不养活她,让她养活我的。小三妈就说,你做梦去吧。

小三是爱做梦,梦里的事都很美好。他的学习也好,考试的分数是班级里前三名的。但是他不愿意学习。他的妈妈在菜市场卖菜,他放假就到批发市场给妈妈上货,上的货不仅比妈妈上的好,还比妈妈上的便宜。他的爸爸也是亚麻厂下岗的,现在开大货车,给别人卖手腕子。他觉得爸爸妈妈生活得都很辛苦,自己不能再读书了。初中快毕业的时候,妈妈问他考哪个高中,他低着头不语。后来老师找到他家,说你的孩子不考高中可惜了,妈妈才知道他哪个高中也没有报。妈妈生气,爸爸出车回来知道了也发火。他们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挣的钱就是给他花的,哪里用他这么早不上学呀。可是怎么说小三就是不吱声。妈就对爸说:“这孩子跟你一样,犟得像牛。”

他的爸爸哥儿三个,他爸爸最小。哥儿三个每家一个孩子,他就排了小三。他不知道这种排法的时候,就说爸是老大,妈是老二,他就是小三了。妈说你这样排得不对。他就说对。妈说,对就对吧,这样排你就是老大,你爸应该排小三。小三说我喜欢三,还是我吧。学校里他就把考试排到第三当作目标了。

小三不上学了,就要给妈妈上菜。妈妈对孩子不上学有想法,再说让这样小的孩子干活让人笑话。别看是卖菜的,这菜摊上的老娘儿们里,好些人的孩子都上了大学,有的还是北京的学校,平时说起来,那份得意,让她受不了。要是这些人知道她的孩子不上学,给她上菜,背后不知道怎么说她呢。小三的妈要强,不想在卖菜的娘儿们面前直不起腰抬不起头。可是疯婆子让小三妈丢了脸,半年小三妈卖菜都低着头。疯婆子不想那

些,还觉得跟小三妈亲了,没事就帮助小三妈干活。小三妈气得鼓鼓的也没有话说。疯婆子说:“大婶别生气,你儿子可有出息。现在你恨我,以后说不定还要感谢我呢。我把你小三给调教的……”没有等疯婆子说完,小三妈就把疯婆子骂跑了。小三妈也不让小三给上菜了。小三一想,也不能老在妈的手下干,放不开手脚,干脆自己干吧。小三也怕见疯婆子,见了下面就难受得要尿尿。

小三不给妈妈上菜,就自己干起买卖来。小三虽然是独生子,但爸爸妈妈也不惯着他,所以小三吃苦受罪也不怕。他也不是那种只靠辛苦赚钱的人,他聪明机智,又能吃苦,赚钱就快。家里穷,小三从小就把钱看得重,进到兜里的钱掏不出去,人家的钱他还想装进自己的兜。他赚钱的眼多。他把城里的鱼拿到江边去卖,说是江鱼,价格高,还卖得快;他把城里的猪肉拿到乡下去卖,说是农家的笨猪,很快就卖光了。他坐慢车倒鱼,把河里的野生鱼装在袋子里,放在火车的座位底下,列车员闻到腥味就喊,他站得远远地看着,不吱声,等下车的时候他才走过去,把鱼背在身上。他的衣兜里有一个弹簧秤。他进城后不去市场,就在居民区一站,把鱼放在行人的路上,一会儿就卖完了。如果有人来查,他背起鱼就跑了。这样初中毕业两年,他赚的钱就够买一辆三轮子柴油车了。他们喜欢叫这种车“五条”,后边是双轮胎,共四个轮;前边是单轮,和方向盘相通着,人们就把这五个轮子比作麻将里的“五条”。这种车算农用车,养路费低,还能拉。现在满道路都是这种车。

小三把这样一辆车开到家里,把爹妈吓了一跳。

爹妈看到这样一台车是儿子买的，就激动得不得了。爸爸干了半辈子，也没有买辆自己的车呀。爸爸兴奋地开着车转了一圈，下了车还拿手抚摸着，像抚摸着刚出生的小三一样。妈妈眼里泪都流下来了。孩子出息了，孩子长大了。

这一年小三才十八岁。

妈妈这时候盘算着给孩子找个对象。人家有出息的上高中大学，咱不上学的就早结婚早生个孩子吧！小三爸和小三妈算计了一下，如果小三不上学，早结婚也很合算。如果老两口活得长，可以四世同堂。正好落那些上学的一代人。他们急着给小三找对象，让他们相处几天，小三就到二十岁了。

小三有了“五条”，就开始倒货，后来就到农村去倒粮食。哪里有钱赚，他就奔哪里去，他就做什么。后来他看粮食和农副产品里的差价大，就干脆做了起来。这时，他结识了一个做粮食买卖的大户，他聪明，就抓住这个大户不放，和这个大户建立了关系。

这个大户起家前外号叫“盲流子”，孤身一人闯荡世界，聪明而又凶狠。他用小毛驴车起家，现在建起了粮食加工厂。烘干塔，精选机，各种设备齐全，家底到了上千万。盲流子看上了小三的能吃苦、会算计，收粮的时候，他拿钱给小三做流动资金。小三也为人仗义，看似年纪小，做事实在。有一次做葵花生意让人骗了，最后连加油钱都没有了，他就只身一人跑到煤矿背了半月的煤，又借了些钱还给盲流子，才启动“五条”接着拉粮，东山再起。

小三爸爸是山东人，妈妈是东北人，两人都生得精神，漂亮，小三自然就好看。但是从煤矿里回来，小三浑身像扒了一层皮，爸爸妈妈都哭了，说什么也不让孩子再干了。小三说，那我干啥，待不住，我不憋屈死呀。盲流子说你别跑车了，到我的厂子干吧。小三只笑不答。盲流子的女儿叫大风，对小三说，你来当我手下的副经理吧。小三也是只笑而不答。其实，小三早就看上大风了。自从和疯婆子有了性经验，小三见了女人也色眯眯地看。但是大风家太有钱，盲流子又不好惹，小三就有几分小心。但是小三已经对大风动了心，就如冰凌里泛滥的河水，拦也拦不住。小三每次都观察大风的眼神，讨好地表现自己。他在梦里梦见大风好幾次呢。梦醒了，小三就骂自己，骂自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想，大风样子也不十分漂亮，也不是天鹅，只是有钱。盲流子真能耐，弄了这么多的钱，打着滚儿花都花不完，我多咱能赚这么多的钱哪！小三虽然知道大风喜欢自己，但是他也知道，火候还不到时候；不到时候就揭锅，饭就夹生了。疯婆子教会了小三人生的第一课，小三在女人面前没有了羞涩，他很镇静地期待着。他知道大风不是疯婆子那种女人，他得慢火慢慢地煮。如果说可能，小三现在所盼望的是上天能给他个机会，让大风突然发生什么事，他好来个英雄救美人。可是这些年大风都好好的，小三等得有些烦。

大风和小三的年纪差不多，但是没有小三学习好。不过她爸爸有钱，上了大学。盲流子说，我苦过来了，孩子不能苦；我没上过多少学，孩子得上。送孩子上学的时候，盲流子说，你 just 是不愿意学习，要是愿意学，爸就送你去北大清华。她爸爸认为上什么大学就是钱多钱少的事，孩子要是愿意上好大学，他多攒点钱就是了，大学就是卖的牌子钱。盲流子以为给孩子送进了天堂，可是大风天生对学习反感，文科理科都听不进去。读到大学二年级，搞的对象也散了，大风回家说什么也不读了，帮助爸爸料理起厂子来。别看她学习不行，厂里的事她倒看得明白，指挥得头头是道。

爸爸看着满意,就不想她上学的事了。虽然三舅管厂子,但大风也忙活。家里的生活好,她发育得好,白白胖胖,个子虽然不高,鞋的底子高出半尺,弥补了个头的缺陷。大风智商差,情商一点儿不缺,见到小伙子就喜欢。眼睛睁得圆圆的,盯着你不放,看得你春心跳动,恨不得咬她一口才痛快。别看她情感泛滥,但心里有数。她不爱有文化的,嫌他们一肚子花花肠子。于是,小三被纳入了她的视线。小三要长相有长相,要个头有个头,能吃苦,会算计,懂经营,心眼好。小三只要一来厂里送粮,她就往前凑。两人一见面,都高兴得了不得。小三送粮车一到,她就爬到车上去看质量。爬不上去,小三就帮助她。小三的身子大,又有力气,像抱皮球一样把她抱到车上。其实小三的粮食的质量不用看,不会骗她。可是她就是每回都要让小三抱一下。小三抱得习惯了,大风就说,你不能老抱一个地方,把那个地方都弄疼了。小三就换着地方抱。这么小的孩子他知道怎么抱女孩女孩才高兴。这一天,大风在车上说:“你今天大豆不好啊。”小三不服气,就上了车。看到大风的探子里果然探出来的是青豆,小三就傻了眼,回想着交这袋大豆的家庭是哪家。



小三特别聪明,打扑克一把就记住牌,玩麻将也是一把就记住幺饼八万。看人更是牢固,只一眼,就能记住一辈子。他兜里的钱,虽然乱,哪分哪毛是谁的,一清二楚。家里跟邻居为了一只母鸡闹矛盾。他家的鸡到别人家里去玩,见别人家里吃得好,就吃了几口,结果被别人家看到,就扣下了。这鸡也贪,吃好的吃得上了瘾,就安居下来。小三的妈妈不干了,和邻居吵起来。邻居让他家拿出证据。他妈说她的鸡是黄色的,邻居说

他家的鸡也是黄色的；小三的妈说她家的鸡头上的鸡冠子发红，邻居家说谁家下蛋的鸡冠子不红，他家的鸡冠子也是红的。最后没有办法，谁也说不清。小三说话了。他说他家的鸡的腿上有个痣。邻居家说他家的鸡腿上也有块痣。于是就找来街道的干部评理。街道的干部把他们分在两个屋子里，让他们分别写出鸡的哪条腿有痣，形状是什么样的。小三家赢了。妈妈高兴，就问孩子是怎么知道的。小三就笑起来。他不敢告诉妈妈，疯婆子腿上也有块痣，和母鸡的位置差不多。

站在车上，小三看着麻袋，回想了一下，就对大风说，我知道是谁家的了。这人骗了我，我要找他算账。一共十袋，我能找出来。这十袋我退回去。对不起了，大风。

大风是个好人，她说，你要退回去，会发生口角，没意思，我还是收下吧。

小三更加感激大风。小三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事，心里觉得对不起大风，也在心里怪自己疏忽。他收粮食这些年，还没有谁骗过他。那次收葵花，叫二道贩子给忽悠了。说是高价要，扔了点定钱就没影了。后来他才知道，市场的价格比预估的低，二道贩子看错了行情，没敢收。小三还原谅了他。今天不是昨天，今天是大风，他看重的女人，别人骗我行，但是我不能骗大风。他对大风说，你要收下，我就不好做人了。我还是送回去，他不敢怎样。这人我还要教育他一下。他也是收粮的，还大专毕业，他说他的几袋粮不好往你这儿送，我才收下的。都是朋友啊。

大风想了想，说：“是瞎子吗？”

小三看看大风，说：“你认识他吗？”

大风说：“当然认识。”大风想一想，对小三说，“你别找他了，这几袋我收下了。”

小三说：“这不行，这涉及人的品行。我一定要找到他，要不好像我在骗你呢。”

大风说：“我不会这样想，算了吧。”

小三执意要去，大风不肯。他们下了车，来到大风的办公室。大风给小三倒了一杯水，小三坐下来，听大风讲起一段事。

原来瞎子并不瞎，只是近视得很，戴副眼镜，刀条小脸就被眼镜遮住了。他从小和大风一起长大，喜欢大风。但是大风和他没有感觉，虽然来往得很亲热，大风不往那方面想。后来瞎子上了大专，大风上了大学。瞎子毕业没工作，看大风家收粮，也收起粮来。借着收粮的来往，瞎子找机会想表达自己的感情。可是每次瞎子说出来她都回绝了。瞎子觉得自己也不差，就怀疑大风有了人。瞎子追踪一番，料定是大风喜欢上了小三。

大风坐在小三的对面，对小三说，瞎子问我多少次了，问我是不是爱上你了。我说你不用管。瞎子说，他可看出来了，小三早看上你了。我说你咋知道，瞎子说还用问吗，看上你家的钱了呗，捎带着把你娶过去。大风说，我说只有你才这么想。瞎子说，你不信你走着瞧。他要是不奔你家钱来的，我把眼睛都抠瞎喽。

小三听过大风的话马上就明白了，瞎子这是在陷害。他说他看出我喜欢大风，就用青豆来隔离他和大风的关系，真是太坏了。小三单纯，没有想到这些上过学的人心眼这么多。他气得要骂起来。他对大风说：“我马上给他退回去，让他丢脸。”

大风说：“不急，我还有话说。”

小三说：“你要说啥？”

大风说：“瞎子这家伙是可恶，心眼小，我不会喜欢他。”说着，大风走到小三跟前，给小三倒满水，说道，“其实，我是想问你，瞎子的话对吗？”

“什么话？”

“他说你喜欢我。”

“我不知道。”

大风看着小三，咯咯地笑起来。小三就愿意看大风笑，笑得眼睛都没

了。大风笑过，脸就红了：“你这个笨哪！”

小三真的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啊？

4

大风见小三没有明白，心里就急了。她说：“你真傻还是假傻呀？”小三说：“我是傻呀，你聪明你就告诉我吧。”小三比鬼都精，他心里能不明白吗？尤其是男女之事，小三恨不得弄个水落石出呢。大风不知道小三的诡诈，脸红红地说：“瞎子不是嫉妒你，认为我和你好吗，我就和你好，气死他。”

大风说着，走到小三跟前。大风青春的气息浓烈得像酒，忽地包围了他。小三这是第一次紧密地接触未婚的女性，和疯婆子比，疯婆子身上是香甜的烂苹果的味道，大风身上散发的却是包裹得结结实实的甜蜜橘的清纯的风情，每一丝气息都非常迷人。大风绿色的羊绒毛衣，牛仔西裤，烈火一样地在小三的面前燃烧着。他隐隐地嗅到了母亲身上的奶香在大风的脖颈上汹涌出来，他觉得亲切而新奇，激动而宁静，浑身燥热，局促不安，好像一场风暴在心里刮起来，刮得他站立不稳，刮得他晕头转向。大风沉浸在激动的激情里。她的一双眼睛已经融化成一汪水。她伸出双手，抱住了小三。小三也顺势抱住了大风。这样抱起来，小三像抱着个洋娃娃，他不知道下面怎么办。如果按照疯婆子教导的一下就把手伸到女人的裤裆里女人就立即降服了，或者去抓住对方的两个乳房，可是小三不忍心这么做。他虽然觉得自己已经老练，但是却傻傻地看着大风。大风已经把嘴捂到了小三的带着鼻涕的嘴上。

他们的动作时间不长，就结束了。小三在大风的嘴里吻到了甜蜜，像

咬甘蔗一样。小三很兴奋,想着下面就要到来的举动,可是大风却立即停止了,他预想的没有接着做下去,空让下面崛起了一番。当时光想着大风裤子下面的事,结果小三接吻很被动。大风柔软的嘴唇压在嘴上,他感觉的是大风的坚硬的牙齿和牙床在按压着他,他几乎要喘不过气来。他想要及早地挣脱大风的嘴,但是又不知怎么办,还有些舍不得,真是欲罢不能,欲进无方。他的心底蠢蠢欲动,他以为这是生命里的曙光。他就要享受女人了,而且是一个有钱的女人,没有结过婚的女人。胜利陶醉了他,也使他在幸福的快感里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他没有想到理想会来得这样快,这样猛。虽然面前的大风长相上有很多不足,但小三却十分满意。

小三看着大风,问:“完了吗?”

大风立即看出了小三的坏意,也不接茬,就说:“我们到饭店吃饭,我请客。”

小三心里有些失望,但是他不能表现出来。他后悔自己没有主动出击,把大风放倒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如果那样,所有的一切就更有把握了。他正想着,疯婆子的笑脸出现在眼前。疯婆子给他带来的病让他羞耻而痛苦,可是他不恨她。本来疯婆子是让他戴套的,是他为了寻求痛快而放弃了。这时大风推了他一把,他突然惊醒,做出男子汉的样子,说:“我请。”

他们来到一个小饭店,坐进包间里。大风喊着要菜,点完菜,大风像快乐的兔子,跳来跳去的,一会儿到洗手间,一会儿到厨房,有节奏的皮鞋声里,她的浑圆的屁股好看地扭动着。小三头一次这样细致地看着大风,脸上露出的喜悦使他忘记了嘴边流出的涎水,“啪”的一滴落在了桌子上。

他们要了四个菜。大风喜欢吃辣的,要了尖椒干豆腐;小三喜欢吃肉,要了红烧肉;小三给大风要了锅包肉,大风给小三要了炸鲫鱼。在喝酒上他们争执了一会儿。大风要喝啤酒,小三要喝白酒。后来他们先喝

了一杯白酒，又每人喝了一瓶啤酒。这时候天已经黑下来。小三说我开车回家了。大风说：“我们去唱歌吧。”于是两个人离开饭店，到街上去找歌厅。

初冬的夜晚，大街上异常宁静。街灯照亮了马路，马路上的人很少。这个被称为贫困县的小城，人口并不多，经济也不发达。大风家的事业在县城里是大企业了。用县长的话说，大风的父亲盲流子缴的税，可以养活半个县了。所以，大风走在街上，头仰得高高的，骄傲得不得了。小三穿了件破旧的军大衣，跟在大风的后面，觉得自己太不如大风了，是不是在做梦啊？和她搞对象，娶她做老婆，她家能同意吗？盲流子又有钱又有势，看得上我吗？但是一想到刚才的亲热，心里又高兴起来。这是真的。不是梦，不是。小三舔舔嘴唇，嘴唇是甜的。我要娶到她，看出来了，她爱我。瞎子说得不错，娶到她就是娶到了钱，娶到了事业，娶到了成功。我这一辈子就是累死，也到不了这种地步啊。小三在得意的时候突然问自己，我是喜欢大风还是喜欢钱呢？我是不是太不要脸了？小三在心里的角落里承认自己爱钱，今天大风亲他之后，他有点爱大风了。小三不知道什么是爱。疯婆子把他揽在怀里让他体会男人的快乐的时候，他对疯婆子说，我娶你吧。疯婆子哈哈地笑了，说小三你就为了这一时的痛快就要娶我，你娶得动我吗？小三不明白为什么娶不动，疯婆子也不说。疯婆子比大风大好几岁，比大风好看。怎么说呢，小三真是不明白女人啊。小三还想起爸爸妈妈，有了钱就不让妈妈卖菜了，手上皴得都是口子；也不让爸爸开着大挂出长途了，风餐露宿，家里惦记。用大风的钱养活自己的父母，小三觉得心里还是不舒服。

县里有两个像样的大歌厅，已经没有位置。小的歌厅她又不想去。在街上这样转了一个多小时，大风说我们回工厂吧，不唱了。小三的歌唱得好，他想在这个时候放声高唱一次，既抒发自己的高兴，又向大风展示了自己。他以前唱歌就在小歌厅唱，也挺好。见大风不满意小歌厅，他就

没有多说。他明白,这个时候要听大凤的。不是说大凤家有钱,大凤的学历高,都不是。小三高兴快乐的时候,他谁的话都听。

他们一起走回工厂,劳累了一天,又转了这样长的时间,可是谁都不累。到了大凤的办公室,小三喝了一杯水,然后对大凤说:“我回去了。”

大凤看着他,没有吱声。

小三穿起大衣,戴上手套,就要走。大凤拦住了他:

“别走了,住下吧。”



工厂里有专门的招待所,小三送粮食来,有时候太晚了就住在招待所里。盲流子对待送粮的人很好,早晨是免费的早餐,馒头、粥、鸡蛋、咸菜,热腾腾的,忙的时候还会炒两个菜。大凤让小三的妈妈把菜送来,小三妈妈就把钱赚到手了。现在大凤家里用菜都是小三妈妈菜床子上的菜。小三听大凤让他住下,就对大凤说,“这些天送粮的多,招待所都住满了吧?”

大凤说:“这里住的地方有的是。”说完,大凤看着小三的脸,小三也看着大凤的脸。小三发现大凤的脸红润起来,想到大凤要有说不出的话。小三敏感地想,难道她要让我睡到她的房子里去?诡诈的小三倒是想这样,可是不可能啊。刚说出要处朋友,就睡到一个被窝里,她是大姑娘不是疯婆子啊,谁有这样的胆子呀。小三想到这里,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赶忙把脸转过去。

大凤看得清楚,问:“你笑啥?”

小三答:“我笑我自己。”

大风说：“看你那鬼样。”

小三脸红红地笑起来。

“你别笑了。”大风说，“我知道你想的啥。你聪明，想得怪准的。我爸和我妈在别墅里住，我住在这个厂里也没有意思，你就陪我吧。”

小三说：“太早了吧，你爸知道了还不打我呀。”

大风把脸色一变，说：“你是装的还是封建？不愿意你就走吧。”

小三当然愿意。心里说，现在女的都疯了，拉着男的进被窝。疯婆子是让小三到她家去帮助看看门锁，小三还挺认真地拿着螺丝刀子去，到了屋子里就变了。大风今天亲个嘴就留下住了，转眼生米做成熟饭了。小三也不说话，坐到椅子上去。小三做梦都想找一个富裕的女人养活自己，他想这样致富是最快的。可是他没有想到和大风在一起。大风家太富裕了，小三开始连想都不敢想，后来熟悉了，相处得随便了，小三的野心就生长出来。他刻意的表现终于降服了大风。他小气，但在大风面前就大方；他木讷，但在大风面前就能说会道；他不爱洗脸，但在大风面前脸就干净。看来功夫没有白用，瞎子没有争过他。他得到的不是个大风，而是人和事业的合一。盲流子就这样一个孩子，一切都是他们的。这已经不是万贯家财，而是几辈子都用不完的家财，他小三可是真有福啊。想到自己虚岁刚二十多岁，财运就来了，小三的头有些晕，以为天做了地，地做了天，上下颠倒了。现在他特别想体会大风身上的感觉。她肯定要比疯婆子迷人。

大风故意问：“你咋不走了？”说着，大风披上羽绒服，“走，到我的房里去。”

夜空是明亮的，月光在冰冷的空气里弥漫着。他们一前一后地向大风的房间走去。院子里停的大小车辆，像一座座小山。吃完饭的人们在自己的车旁忙活着。叮当作响的铁器碰撞的声音，传得很远。大风的父亲养的狗在笼子里叫着，到了深夜，这些狗要放到院子里看厂子。现在它